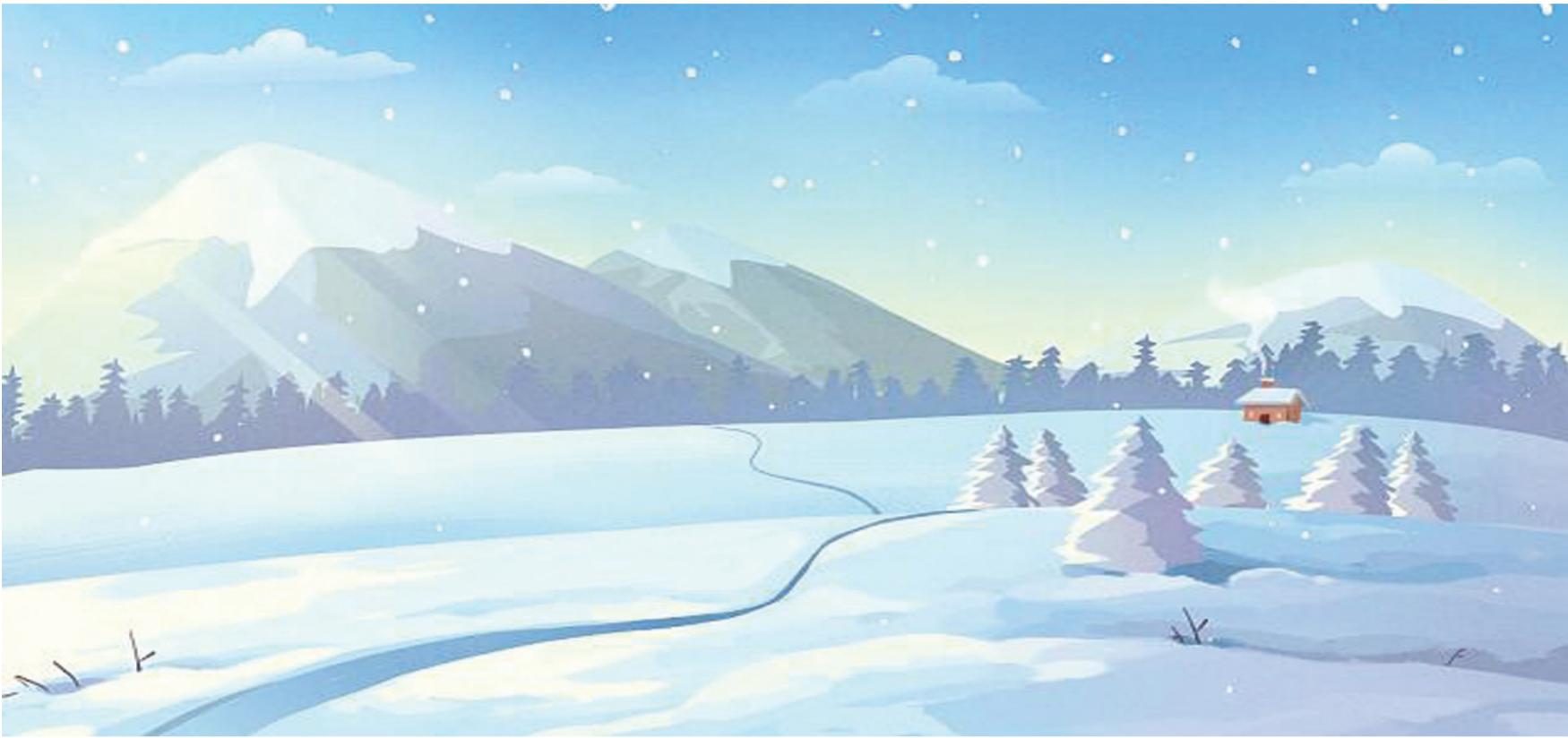




皑皑冬雪落乡间

□作者:刘 静



小时候,天气愈冷,愈盼望下雪,因为雪一来,年就近了。更重要的,因为有了雪,寂然的乡间,刹那间便热闹起来。

总是在一个寻常的深夜,人们还在酣睡,一场漫天大雪,就悄无声息地来了。清晨,屋顶、树梢、院子、田野早被染成了茫茫的雪色,一脚踩下去,“咯吱”一声没过了脚踝。孩童们在枝头喜鹊的欢叫声中才朦胧知晓这一切,于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从床上爬起,还没扣实棉袄,就一股脑奔向了院中。

白雪皑皑的乡间,真是一个全新又妙不可言的天地。自然毫不吝啬地将洁白留给了它,也慷慨地并不急于收回。于是孩子们在院子里打起了雪仗,一簇簇雪花也的确神奇,掬起一捧,蓬松得宛若棉花,一吹又像花粉一样散落。狠狠地攒成球砸在脑袋上,又像被铁球撞击一般,然而,还没憋出眼泪,它又在脑袋上炸裂开了。

略有玩心的年轻父亲也来凑趣儿,为孩子们堆起雪人,厚厚的雪身铲得有棱有角,小圆球滚成的大脑袋

也拍得圆圆的。放上两颗小土豆当眼睛,一颗干辣椒做嘴唇,插上两根树枝当手臂,雪人就大功告成了。有时候,充满爱心的孩子还想给雪人穿上妈妈的棉袄,但大一点的孩子听了却生气地说:“你傻吗?雪人怕热,穿上棉袄不就热化了吗?”

一隅庭院终究太小,装不下孩子们的玩心,他们的兴致很快飞扬到广阔的村庄。村头的河水冻住了,表面结了厚厚的冰,几个胆大的孩子想要跨过冰面去。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走上去,还没挪几脚,就听“咔嚓”一声,冰面霎时从整块透明裂成了枝丫般的惨白,吓得所有人都跑开了。倘若有人因此弄湿了棉鞋棉裤,回家后的一顿震耳挨骂,定能惊动一村的狗子。终究,孩子们知道了其中的凶险,“如履薄冰”的尝试也就渐渐止住了。

大雪一来,四野茫茫,农人们算是彻底放下了农活,该窖的萝卜红薯地瓜也都窖在土里了,该囤的大白菜也囤在储藏室了,该腌的咸菜也被石头压在缸里了,该买的煤球也堆成山立在墙角了。于是雪天里,人们

只需要精心烧火做饭犒劳忙活了一年的自己。炊烟刚从屋顶袅袅升起,屋檐上的雪堆就感受到了热气,整块从屋顶上砸下来。有时碰到狗,有时碰到人,有时只是凭空落地,像一团轻飘飘的云,碎成无数的云絮。

柴火锅里蒸着香喷喷的白馒头,煤炉灶上“咕噜咕噜”响着白菜炖羊肉,面香肉香飘到鼻尖,外面还飘着雪花,这样的日子足令农人们安心。饭后闲来无事,串门子的人也多起来,雪阻不了街坊邻居间的嘘寒问暖。一同坐在煤炉房里,时不时凑过去烤烤手,询问今年的收成,聊些乡里乡亲的趣事。孩子们则喜欢听大人讲妖魔鬼怪的故事,每当他们岔开话题,总千方百计把谈话拉回来。

俯瞰雪后的村落,一片白茫茫,一片“万家齐净”,但随意敲开一扇门,拨开一扇窗,就能瞧见里面兴冲冲的童趣、暖洋洋的饭食,笑嘻嘻的聊天。农人们对过年越来越浓厚的祈盼,对未来越来越美好的憧憬,都在白雪光顾前埋下了。就像雪被下的麦苗,不声不响,但体内早已蓄积起无穷的希望。

冬天从大地走过

□作者:杨晓艳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周末,我揣着一颗满怀期待的心,回到久违的老家,去寻觅冬的足迹。

推开院门,我惊喜地发现,经过一场雪水的洗礼,蒜苗、菠菜与茼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疯狂生长,散发着浓郁的香味;柔弱无骨的韭菜生生不息,一行行、一列列,欢快地长大;圆润饱满的大白菜,叶片层层叠叠,紧紧包裹着,越发得生机盎然;还有青白相间的萝卜,铺满一地,带着冬的沉淀,令人有油然而生的喜悦。

几只喜鹊不惧严寒,一如既往地在院子里撒欢,它们扑扇着轻巧的翅膀,时而在院墙上徘徊,时而飞上院角的柿子树。我定睛一瞧,粗壮的柿子树依然一团喜气,零零星星的柿子傲娇地挂在枝头,于寒风中绽放着明媚的笑容,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朴实的冬桃树上果实累累,一个个青红相间的冬桃缀满枝头,有的还裂了一道口子,俗称“开口笑”桃子,尽管长相不尽人意,但口感却又脆又甜,清香扑鼻,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春天桃花灼灼的盛景。

午后,我走出院门,冷风扑面而来,我不由得裹紧衣服,缩了缩脖子。宽阔平坦的乡间公路上,行人寥寥无几,一位年轻的母亲怀抱小童,脚步匆匆,身后是她的大儿子在跟着奔跑。母亲非常俊俏,乌黑秀丽的头发在风中恣意甩动,漂亮的红袄在我

眼前晃动;她怀里的孩子穿得厚厚实实,胖嘟嘟的,挥动着小手,发出“咯咯咯”的笑声,在宁静的村庄里回荡,那是生命最纯真的声音。

我走走停停,来到了一望无际的田野。在这个宽广的大舞台上,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此刻,青青的麦苗和嫩绿的油菜成了这片土地的主角,每一根麦苗都尽情舒展着柔美的身姿,青翠欲滴的容颜,诉说着生生不息的故事;而那些碧绿的油菜精神抖擞,圆润的叶片,散发着生命蓬勃的力量,哪怕下过一场厚厚的大雪,被冰雪覆盖下的生命并没有酣睡,而是在沉淀,不然等冰雪融化后,怎么能保持青翠的生机呢?

路过一条河,河水宁静温雅地流着,波澜不惊。几只野鸭不畏寒冷,你追我赶,在水里欢快地遨游;三三两两的杨树傲然挺立,树枝纤细,树尖上摇摇不坠地挂着几片叶子,顽强地抓紧枝条,不舍离去;曾经光彩照人的芦苇,芦花摇曳,长长的叶子已不再青翠,但还是让人心情不禁地想起《诗经》里那唯美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冬天从大地走过,它既带着生命的温情与丰盈、也带着生命的沉淀与从容,默默蓄积力量,等待春天来临,大地将以更加蓬勃的姿态迎接新生。



金果满筐 盛利者摄



老妈的“家庭年记”

□作者:能 能

时光如梭,岁月匆匆而过,春节的钟声敲响之际,我忽然想起遗忘在角落的“旧台历”。

我家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习惯,老妈喜欢用台历当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一些重要的事情。而那些标注的“特殊”日子,更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日。这本台历俨然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分子,记载着一年来的欢笑与泪水,喜怒与哀乐。年复一年,“旧台历”陪伴着我们走过春夏秋冬。老妈也不再年轻,鬓角额头有了白发。她积攒了一本又一本台历,舍不得扔掉,整整齐齐放在书柜里。对于老妈来说,它早已不仅仅是一本台历,而是一份家庭责任感,一种岁月的见证。

在这个繁忙的日子里,台历成了老妈的“年度手账”。那些精心标注的菜谱和小妙招,不仅方便我们的生活,更是她对家人的一份关怀和呵护。在她的眼中,每一页都充满了故事,每一刻都值得我们去珍惜。

记得小时候,我总是好奇地翻看这本台历,每当新一页被揭开时,就仿佛揭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喜欢写诗的老妈,偶尔还在上面用三行诗,记录着春天的花开花落,夏天的炎炎烈日,秋天的硕果累累,冬天的皑皑白雪。每一个季节的变化,都被她用精短的诗歌记录在册,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美好。

台历就像一本家庭日记,记录着我们一家人的点点滴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们的欢笑与泪水。在新年的钟声中,它似乎在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瞬间,珍藏每一份感动!

这本“旧台历”不仅仅是“年度手账”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份岁月的礼物。它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们的亲情。它就像一个时光的沙漏,静静地记录着我们的生活。而每当我们翻开一页,似乎就能听到时光的声音,感受到岁月的流转。

在我成长过程中,这本台历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每当春节来临,老妈总会把我们的生日记在上面。每当我们翻到自己的生日那一页时,总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情感。那些小小的惊喜和感动,似乎都在这一刻汇聚成了浓浓的亲情。

在这个繁忙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身边的点点滴滴。而这本书上的每一个标注,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老妈对我们的爱和关怀。那些一丝不苟的手写记录和留言也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妈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生活,如何更好地关爱自己和他人。

辞旧迎新的日子,我感慨万千,那一本本“旧台历”陪伴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它虽然简单,却足够美好,就像一份爱的见证和亲情礼包……

在新的一年里,我会珍惜身边的每一个瞬间,珍藏每一份感动,学会用爱和关怀去温暖身边的一切……



外婆的一杯白粥

□作者:王亚娟

冬日的夜晚,窗外北风呼啸,冷冽非常。我正蜷缩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老公下晚班回来了,他手里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白粥。粥面白如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暖糯糯的,口感虽然不错,却比不上记忆中的那一碗暖粥,那是我儿时外婆用陶瓷杯怀火炯煮的白粥。

外婆家住在离我们很远的乡村,途中的山路蜿蜒陡峭,十八个弯道一个接一个。我从小就不太爱去那里,因为每次坐中巴车都很容易晕车。但是每到冬天,我还是会心生向往,因为那里有令我念念不忘的白粥。

只要到外婆家,我就缠着她煮粥给我吃。午饭过后,外婆就会掏出一些木柴,在土灶的灶口下方点燃它们,然后从边上乌黑的瓦罐中,用火夹子取出几块自己拌下的木炭放在火柴上面。我就坐在灶火边,慢慢等待火势旺盛。暖暖的火光,让我的身体也暖暖的。

外婆等木炭烧旺后,起身去取出一只白色的陶瓷杯,上面印有红色的牡丹花图案,特别喜庆。她往里面装上一小杯自家种的大米,再加入少许糯米,然后去水井边把大米淘洗干净。刹那间,我看到外婆手上的褶子被寒冷的井水抚平了,就像含苞的花儿瞬间绽放出绚丽

的红。“外婆,你冷吗?”小小的我蹲在井边轻声地关心。这时候的外婆好开心,嘴角弯弯地告诉我一点都不冷。淘洗完米,她就慢慢地往杯子里面加水,直到装满杯子,然后把杯子小心翼翼地放入烧红的炭火中固定好。红色的火苗,遇到冰冷的陶瓷杯,瞬间噼里啪啦地唱起了歌,火星子也躁动起来,蹦得老高,仿佛应和着舞蹈。现在想想,那真是动人的一幕。

煮粥的过程是离不开人的,需要细心地调整火势,让粥慢慢地沸腾。在粥第一次沸腾时,还需要加入一块腊肉提味。之后,外婆时不时地用瓷勺轻轻搅拌,观察粥的质地,确保不会煮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大的陶瓷杯在时间流逝中,表面慢慢地被炭火熏黑,牡丹花也仿佛枯萎了,但是杯子里的大米却在慢慢地开花。

等待的过程中,外婆会跟我讲很多当地的小故事,山中成仙的母鸡和她的一群小鸡仔,据说每个遇到他们的人都能拥有神奇的本领,我总是听不厌。我往往一边听着外婆的小故事,一边帮外婆捶捶背,轻轻拂去她头上越积越多的木炭灰。就这样时间慢慢流逝,下午两三点,粥慢慢变得稠厚,散发出阵阵香气,外婆就会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干净的小碗,小心翼翼

地将粥舀进去,然后微笑着递给我。

那时的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捧着外婆亲手盛的白粥,吹着热气小口地喝起来。粥的温润质感在舌尖化开,暖意逐渐充满口腔,直抵心扉,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这份温暖的味道,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内心最柔软的一隅。在寒冷的冬日,当北风呼啸而至时,我总会怀着这份暖意,期盼能再次踏上外公家的路。因为在那,总有外婆亲手煮就的白粥,正在等待着我。

如今,外婆已逝,记忆中的白粥终是只能追忆,却带不走内心的温暖。



一展歌喉 熊军武摄